

看病

高再華 口述

“先生這個兩天沒有上岸？”

“岸上有風。”

“是的哎，因為冬今天，你先生小船上好避避風。”

“岸上沒事。”

“來歐，今天有事了。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你還是真不曉得還是假不曉得？”

“真不知道。”

“噢，真不知道，我告訴你，今天有個人病下來了。”

“誰人病了？”

“我家大都督周公瑾得了病了。”

“哦，公瑾病了？”

“嚶，我家大都督病了。”

“哦唷，呵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狗屁，胡話，要死，不通！諸葛亮啊，你這個就不對啦，噢，他有病，你就笑他。人吃了五谷不作不生災的，你就保得證你一生一世你就不害病？”

“你知道我這個笑不是笑的你家都督？”

“噢，不是笑的我家都督，好，人有病也不要作笑他。你笑從何來？”

“我這個笑，笑的是拜服我自己。”

“來歐先生，你哪一年子拜服過人的，你都拜服你自己。拜服你自己什麼呢？”

“亮在三日前，見你家都督臉上有病色一塊，料定他三日後必有大病臨身，請大夫前來言到，公瑾果真病了，可見我眼視不周。”

“這話是現成話，我也會說，我在三年前看見我家都督臉上有病色一塊，料定他三年後必有大病臨身，這句話哪個不會說？你要在三日前把個底把我魯肅，好說‘你家都督臉上氣色不好，三天後要有病。’現在有了病，我就拜服你了。”

“你不拜服就罷了。我來問你歐，你家都督的病怎麼得的呀？”

“怎麼得的沙，我也不在場，手下人告訴我的：他在南屏山看操，看見了曹操操水師，猛然起了風，旗角刮在他臉上，就用手分，哪曉得分了幾會沒有分掉，突然一聲‘啊呀’，口吐鮮血，栽倒在南屏山上，就這麼得了病了。”

“可曾請醫家來到治病？”

“這個我當然請醫家哎。”

“請的什麼人家？”

“請的四個軍醫，說的都不對歐，四個軍醫說的，直接不能聽哎，什麼先天不足，陰腎虧咧，什麼胸中積食未消，鬧痰火，還有鬧濕氣。不對，不對歐，藥方子都被我家都督拿了撕掉了。”

“哈……，大夫錯了。”

“噢，怎麼我又錯啦？”

“你家都督是貴體，軍醫只能代小軍看看毛病，何能醫治你家都督？”

“是的哎，我曉得咧。”

“應當在三江口請個名醫代他醫治。”

“是的，三江口沒得名醫，有名醫我倒請來。”

“現在你怎麼辦？”

“我不怎麼辦，已經找人去塊嘛，到柴桑請了一位先生。這位先生很有名，雖不是醫國手，藥到病除。”

“柴桑的醫家何時臨營？”

“柴桑的醫家……我的家人騎快馬趕到柴桑，先生不會拿架子，跟他隨即就來，要，要到明天中午。”

“可有得再早？”

“再早，再早小中午時候吧。”

“不得再早？”

“不得了，路程這麼遠哪。”

“啊呀！”

“先生，你冒裡冒失一聲‘啊呀’，人還被你嚇了哪。”

“啊呀！”

“咦？你這個兩聲‘啊呀’，喊的什麼事？”

“柴桑的醫家來不及了，你家都督就是今夜三更人世！”

“哺……！你不要咒罵他，我才走那塊來的，臉上氣色蠻好，眼睛蠻靈的，說話蠻清楚的，你怎麼說他今夜三更天人世？”

“你不相信？”

“我不相信。”

“大夫，我跟你相處的日期不少，我諸葛亮說的話可有一回不對的呀？”

”

“先生，你這一說，我給你說了怕起來了，你先生說的話從來都是對的。你說我家都督今夜三更的人世，這一來不得了啦，我家都督的病沒人治，對江曹操百萬干戈，這一來怎麼得了，曹操大兵一至，江東又不保啦，對貴君臣也沒有好處。先生，你，你幫我想個辦法好啊？”

“柴桑的醫家來不及，何不在三江口找個名醫？”

“三江口要有名醫嘛，我就去請咧，沒得哎！這個地方窮人多哎，有錢的都搬了跑掉了，名醫站不住腳，有錢的才看病，窮人得了病叫個拖病哎。不得。”

“一定有。”

“不會有。”

“必有。”

“不作有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噯，我是江東人，沒得你清楚嗎？”

“你想，肯定有。”

“可結皺啊，我說沒得，他偏說有。噢，我曉得了，先生意中一定有個把朋友會行醫？”

“大夫猜巧了，亮有個朋友會行醫。”

“好極了，能跟先生作朋友，雖不是個醫國手，一定是藥到病除。好的，請教請教，你這位貴友上姓高名，住居何處？我魯肅派人把他請得來，代我家都督治病。”

“請不動。”

“請不動？噢，有身份。這樣子好啊，手下人請不動，我魯肅不才江東上大夫，參贊軍機，親自登門，到他府上去請他，這總算把面子把他，他一定跟我來咧？”

“啊啣喂，啊啣，啊啣喂，好大個上大夫，參贊軍機，我這位朋友身份大，還是不來。”

“噢，還不來？這樣子好啊，他行醫哎，他不過要得是錢，我多把金銀，他總該來了把？”

“我這位朋友存心濟世，他不在乎錢，你拿金錢感動他，把他當作利徒看待！”

“可結皺啊！本人去，身份小了；把錢把他，又把他當利徒看待。你這個人結皺，你交的朋友都是結皺的。不要緊，我告訴你啊，這是我魯肅跟你說的，我派人去，他不來；我本人去，還不來；拿錢給他，他不要，到那個時候，說不得我到軍中拿一隻大令，調他來營，代我家都督看病。他是我江東的，敢不受我家的令！”

“哈……，你大夫大有挾情。人是你家的，受你的令；人不是江東的，何能受你家的令？我這位朋友脾家結皺，寧死不臨營代你家都督治病；你家都督的病沒人看，也是死，同歸于盡！”

“來歐，先生，你代人家跟我扳的哪一家？你，你告訴我好不好，你這位貴友上姓高名，住居何處，請的來請不來，不與你相干。”

“這個可以。”

“好極了。哪，請教了，你這位貴友尊姓大名？”

“你猜猜看，他近在目前，遠在天邊。”

“可結皺啊，跟你在塊打啞謎。近在目前，遠在天邊…唉喂，天邊沒處找去；目前……安先生僮兒會行醫？”

“不會。”

“不會，我明白了，一定先生本人會行醫？”

“被大夫猜巧了，亮會行醫。”

“好極了！我跟先生相處了這麼些日子，還不曉得先生會行醫。先生一定是個醫國手歐，失敬，失敬。奉請先生臨營代我家都督看病。”

“我還在家掛牌行過道的。”

“好極咧，熟讀‘王子和’，不如臨陣多。掛牌行過道的嘛，更好了。

”

“我牌上有七個字，你把他猜到了，我就跟你去；猜不到，我就不去。

”

“可結皺啊！還要我猜牌上七個字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要你用呢，我猜。我先跟你交口，牌上起頭兩個字，世傳，祖傳，家傳，你是哪兩個字？”

”

“世傳。”

“噢，世傳。這兩個字可在不在七個字內？”

“不在。”

“噢，不在。那就是當中一柱香七字。可有什麼賽半仙，活神仙的名字？”

”

“沒得。”

“噢，沒得。沒得嘛，就是諸葛亮三個字？”

“對的。”

“底下四個字就是看什麼病什麼病的？”

“不錯。”

“好極了。噯，我猜到你要跟我去啊。我先跟你交口，你先生要在十三科之內，十三科之外我就猜不到了。”

“當然在十三科之內。”

“好的。先生，跟你交代清楚，跟你說話難呢。第一科祝佑科，你先生不會吧？”

什麼叫祝佑科？祝佑科就是畫符代人治病。十三科第一科叫祝佑科。

“不畫符。”

“曉得你先生不畫符。那麼，臨了一科，先生怕你也不會，言笑科？”

言笑科是什麼？是說書。說書也在十三科之內？嗯，因為飲食吃下去，一天有這麼兩三次笑，對人的身體有好處，所以十三科最後一科是言笑科。

“不說書。”

“不說書，那就猜當中十一科。你聽著啊，諸葛亮大小方脈，七個字，對了吧？”

“非也。”

“諸葛亮內外方脈，七個字，對了吧？”

“非也。”

“諸葛亮男婦幼科？”

“非也。”

“諸葛亮小兒痘科？”

“非也。”

“諸葛亮針科眼科？”

“非也。”

“諸葛亮喉科齒科？”

“非也。”

“諸葛亮跌打傷科？”

“非也。”

“諸葛亮花柳專門？”

“非也。”

“諸葛亮一切雜症？”

“非也。”

“先生，你不要拿我開心了，十三科我都猜交了頭了。你不在十三科之內。我請教了。”

“量你猜不到。”

“是的哎，我曉得我猜不到，請教你哎。”

“諸葛亮專治心病。”

“好極了！我家都督從來沒得舊患，你先生看新病，他得的是新病，一看就好。”

怎麼？錯到外國去了！可對啊，倒錯到外國去了！諸葛亮說的這個“心”是“心肺”之“心”，魯肅說的這個“新”是“新舊”之“新”，考究這兩個字真正連讀音都不同，一個心，一個新，魯肅就弄錯了。

“奉請先生臨營代我家都督治病。”

“不去啊。”

“怎麼又不去的哎？”

“你家都督先前害過我兩次，我代他把病看好了，又要害我了。”

“不得。先生，他害你是不錯，你代他把個病看好了，他要感激你。你要曉得，君子記恩不記仇。你聽我魯肅的話，保管不錯。奉請先生臨營代我家都督治病。”

“亮還是不去。”

“來歐，你把牌上七個字告訴我了，怎麼又不去的呀？”

“你大夫的大令還沒有來。”

“哪個啊？曉得先生會看病，今生不敢談大令的話，哈哈哈哈……，適才間失口亂言，該死該死，望先生恕罪。請先生臨營代我家都督治病。”

“唉，依亮的本心不去。”

“不不不，一切全看我魯肅。”

“既你大夫再三再四苦苦哀求，……”

“唉喂，說得這麼難聽法子。”

“你在前廂領路。”

“好極了。俗說求醫如救火啊，用作先生用呢，我代先生領路。先生，你跟著我來。”

魯肅在前，諸葛亮隨後，踩跳上岸，到大營代周瑜治病。